

在家乡过端午节,非常热闹,亦称“五日节”。有童谣归纳:“初一糕,初二粽,初三螺,初四艾,初五扒龙船”。然而,在我心中,最难忘的是母亲做的手擀面。

20世纪90年代,端午节能吃上手擀面,是难得的享受。母亲会拿出自家种的小麦加工成的面粉,置于案板,加入适量盐水、食用碱,缓缓倒入清水、打入鸡蛋液,然后轻柔搅拌。接着醒面,将揉好的面团放入面盆,盖好静置半小时后,母亲一遍又一遍地揉面,额前冒出细密汗珠。

揉好面团,母亲将它搓成细长条,切成小面团,再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面饼。擀好后,卷起面饼切

往事悠悠 刘永宗/文

手擀面香飘端午

成细面条,在竹筛上撒上面粉摊开备用。

为了让汤面更丰盛,母亲一大早去集市买五花肉和海锥螺。母亲切肉时,我们兄妹几个围在旁边,帮忙敲海锥螺的尾部,然后拿到井边清洗。

母亲切好肉,剁碎葱蒜,接着舀一勺猪油入锅,油化开后放入猪肉和葱蒜碎末,炒出香气盛出,接

着炒海锥螺。海锥螺出锅后,重新加水,待水冒泡,放入手擀面,盖上盖子煮几分钟。水沸后,倒入五花肉和海锥螺,撒入四季豆、番薯叶与葱花,轻轻搅拌,再盖上盖子。不一会儿,一大锅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手擀面就做好了。

母亲给我们每人盛一碗,我们迫不及待地吃起来。面条晶莹、劲道,汤汁醇厚、清香,海锥螺也咸香

适口。母亲看着我们,眼中满是慈爱,轻声说:“慢些吃,没人抢,端午这天,汤面管够。”母亲还告诉我们,端午吃手擀面有美好寓意:面细长,象征家庭幸福长久;面劲道,寓意身体健康平安。

这些年,我走南闯北,尝遍各地美食,但心底最眷恋的,还是母亲那碗手擀面。这面里,藏着母爱,更蕴含着她的处世智慧。擀面如人生,要历经反复揉搓捶打,才能劲道;母爱历经风雨,却愈发醇厚。

又是一年端午至,我在遥远的异乡,重温着这温暖的端午记忆。母亲慈爱的笑容和那碗飘香的手擀面,仍在我脑海里浮现。

抒情天空 王连生/文

端午 (外一首)

龙舟破浪而来
木桨划过千年的时光
溅起一片片水花
那是古老的歌谣
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

粽香弥漫在清晨的雾里
糯米与粽叶的缠绵
包裹着甜蜜与思念
一口咬下
满是家的味道
是母亲的牵挂

门楣上艾草青青
一束束一串串
驱散邪气守护安康
这是祖辈的智慧
在岁月中一代代传承

龙舟、粽香、艾草
是端午的符号
是民族的记忆
而那深深的思念
跨越千山万水
汇聚成最温暖的力量

麦子熟了

麦子熟了
金黄的波浪翻涌
那是大地的诗篇
是母亲的呼唤

麦子熟了
夏风轻吹着口哨
带着麦香的问候
处处弥漫着故乡的味道

麦子熟了
我在远方眺望
那片金黄的海洋
以及家的方向

麦子熟了
也是乡亲最忙碌的季节
欢乐伴着艰辛
享受丰收的喜悦和美好

奋相争先

张成林 摄



乡村美食 吕永江文

麦 裹

端午节,很多地方有吃粽子的习俗,我的家乡嵊州市金庭镇却有一个端午吃麦裹的风俗。

当天中午,主妇们会将韭菜、洋葱、包心菜、洋芋艿等,一样样炒好,分别盛在不同的碗里;再把新磨的小麦粉调成糊状,用一把麦秆蘸上些许面糊,均匀地糊到烧热的镬里,一会儿,这张大大的麦饼就熟了。接着把麦饼放在砧板上,再把炒好的小菜放在麦饼中间,卷成筒状,一张包裹着多种味道的麦裹就成了。咬一口,鲜香味美。吃过这顿麦裹午饭,才算过了端午节。

新世纪初,有人从这份传统美食中看到商机,试着在华堂农贸市场边支起大铁镬,做起麦裹。结果,一炮打响。有的当点心,有的当正餐,开店的阿姨忙得乐开了花。她还变着花样,在麦裹里加上鸡蛋,还准备了油条、油墩果、臭豆腐、火腿肠等裹料,满足不同顾客的口味。

后来,其他地方也陆续开起了麦裹店,回老家时,我也会常常去买上两个麦裹,满足口福。

在金庭,端午更通俗的叫法是“冬五”。《嵊州方言辞典》这样注释:“端午,别称‘冬五’”。可是,明明已进入仲夏的端午为什么带上一个“冬”字?也许麦裹里就隐藏着“冬五”的密码。因为加工麦裹用的小麦、洋葱、韭菜、洋芋艿、包心菜等五种农作物,都经历冬季严寒的考验而来。

端午吃“冬五”麦裹,到底始于何时何事,已无从考证,但它深深地留在了金庭人的味觉记忆里,化风成俗,形成金庭特有的民俗,成为端午的符号。

儿子喜欢涂鸦,家里四面白墙上到处是他的作品:横线条,竖线条,一团乱麻的线条。他从这些线条中跟我指认:这是大海,这是一条船,那是条小鱼。他拿水笔在被单上乱画,在我制止之前,他嬉皮笑脸地说:“画一只小羊送给妈妈。”我一瞅,根本不是什么小羊,他画的是一个小男孩,一边耳朵大一边耳朵小,抱着胳膊歪嘴坏笑,好像在说:“来呀,来打我呀。”儿子没上绘画班,画画完全随心所欲。这大概就是童心的本真吧。

看过一个小视频,一个两岁小女孩拿着水杯,喝一口,再往床上吐一口。妈妈以为她在干坏事,仔细一看才发现,宝贝是在给床单上的一颗草莓图案浇水呢。孩子这一“浇”,把我们成人那颗日渐萎缩的童心激活

生活时空 王晓燕/文

童 心

了,打湿了。

童心关照万物。就像丰子恺先生笔下的阿宝。他把自己软软的新鞋子给凳子穿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在孩童的眼里,木头凳子也是有生命的,需要穿鞋子的。

我教儿子读古诗,小孩记忆力好,一会儿就会背了。他便口出狂言,说古诗简单。我问他简单在哪里,他说:“这还不简单,每句就五个字。”我笑,孩子的心是透明的,一点也不掩饰,有什么就说什么。儿子又说,他认为古诗好读还有一个原因,倒过

开心时刻 王玉美/文

忆西瓜味的童年

老家后院那口老井还在,井水依旧清冽,只是再不见夏日里浸在其中的西瓜。昨夜暴雨过后,我蹲在井边,指尖触到冰凉的井水,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满是西瓜味的童年。

那时,村里家家户户种西瓜,夏日的田野像铺了张绿毯,西瓜藤肆意蔓延,巴掌大的叶子下藏着圆滚滚的西瓜。我们这些孩子,天天像小尾巴似的跟着大人,盼着西瓜成熟的日子。

中午日照最强的时候,西瓜成了全村人的念想。父亲从田里摘回西瓜,用粗麻绳拴着,“扑通”一声放进老井。井水沁凉,西瓜

在里面沉沉浮浮。我们几个孩子蹲在井边,眼巴巴地望着,时不时踮起脚尖,恨不得把西瓜从井里捞出来。母亲总笑着说:“别急,等太阳偏西,西瓜就透心凉了。”

等到傍晚,父亲用钩子把西瓜捞上来,水珠顺着瓜皮滚落。我们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父亲拿起菜刀,“咔嚓”一声,西瓜裂开两半,鲜红的瓜瓤冒着丝丝凉气,黑色的瓜籽整齐排列,像镶嵌的宝石。我们顾不上拿勺子,直接捧起西瓜,大口啃起来。甜丝丝的汁水顺着嘴角流到脖子,再滴在衣襟上,染出一片片深色的印

记。啃西瓜的时候,我们还会把西瓜籽吐在地上,比赛谁吐得更远,笑声混着“噗噗”的吐籽声,在院子里炸开。

最开心的是和小伙伴们分享西瓜。谁家切了西瓜,准会大声吆喝,不一会儿,院子里就聚满了人。你一块,我一块,笑声混着吃瓜的“唏溜”声,在院子里回荡。有时为了抢最甜的瓜心,我们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大人出面,把瓜心切成小块,一人分上一点,这才平息“战火”。吃完西瓜,我们还舍不得走,用西瓜皮当小船,放在水盆里玩,或者把瓜皮切成条,蘸着白糖吃,清甜的味道在嘴

里散开。有的孩子还会用西瓜皮雕刻小动物,笨拙的刀工却让西瓜皮变成了奇形怪状的“艺术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离开村子去城里上学,再也吃不到井水浸过的西瓜。超市里的西瓜包装精美,切开后鲜红诱人,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暮色渐浓,我摸着院子里的石桌,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西瓜的凉意。原来,西瓜味的童年早已刻进记忆里,无论过了多少年,那一抹清甜,那一段欢乐时光,都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清晰,成了心底最温暖的回忆。